

“中國農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党在領導農村社会主义革命中 的一部有歷史意义的文献

——介紹這部書的編者按語

逄先知著

29.3
854

學習雜誌社

五億以上的中國農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正在經歷着一個帶有偉大的世界意義的社會主義革命。這個革命，已經進入了高潮，廣大的農民羣眾表現了高度的社會主義的積極性。到目前為止，已經有占全國農戶總數的百分之六十以上的農戶，加入了半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生產合作社。按照運動發展的形勢來看，在今年內，在全國農村中基本上完成初級形式的農業合作化，達到百分之八十五左右的農戶加入農業生產合作社，這已經是可以肯定的了；再過兩年、三年，或者四年，分別在老解放區和其他地區，基本上完成高級形式的農業合作化，這也已經是可以肯定的了。隨着農業合作化的高潮，必然出現一個農業生產的高潮。農業合作化的高潮和農業生產的高潮，又必然要促成整個國民經濟和科學、文化、教育、衛生事業發展的高潮。

中共中央辦公廳編輯的“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正是在這種形勢下出版的。這部書廣泛地收集了我國各個地區的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材料。從這些材料，可以看到我國農業合作化運動的規模、方向和發展的前景。這部書包括了我國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工作的各方面的經驗，其中有：共產黨的各級地方組織領導農業合作化運動和農業生產的經驗，在一個地區實現農業合作化的經驗，辦初級形式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各方面的經驗和辦高級形式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經驗。可以說，這部書是關於我國當前農業合作化問題的一部百科全書。一切做農村工作的同志將會從這部書取得鼓舞的力量和學到工作的方法。

毛澤東同志給“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寫了序言。在這篇序言里，毛澤東同志向全黨和全國人民提出了新的任務，這就是：對於在農業的生產，工業（包括國營、公私合營和合作社營）和手工業的生產，工業和交通運輸的基本建設的規模和速度，商業同其他經濟部門的配合，科學、文化、教育、衛生等項工作同各種經濟事業的配合等等方面，所存在的對於情況估計不足的右傾保守思想，加以批判和克服，使這許多方面的工作適應整個情況的發展。毛澤東同志的這篇序言，將給正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我國人民以很大的鼓舞，它在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將起着極大的動員作用。

毛澤東同志還在這部書中的一百零四篇文章的前面加了按語。這些按語對於領導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方針、政策和辦法，以及有關黨在農村中的工作，都作了深刻的說明和重要的指示。這些按語，對於我國的農業合作化運動有著重大的指導意義。



在“中國農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書第一次編輯的時候，曾經在黨內存在的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的右傾機會主義，還沒有克服。毛澤東同志在那個時候所寫的許多篇按語，針對着當時的情況，着重地批判了右傾機會主義。

首先，在“書記動手，全黨辦社”一文的按語中，毛澤東同志用河北省遵化縣第十區在三年內實現了合作化並且達到增產的事實，駁斥了那些對待合作社採取“繞開社走”和“堅決收縮”的人們的錯誤說法；並且指出：這些人都是犯了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而黨對於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方針是，“積極領導，穩步前進”，“全面規劃，加強領導”。毛澤東同志說：

如像這篇文章在开头所描寫的，自己不懂，怕人問，就“繞開社走”的人，現在各地還是不少的。所謂“堅決收縮”，下命令大批地解散合作社的做法，也是“繞開社走”的一種表現。不過他們不是消極地避開，而是索性一刀“砍掉”（這是他們的話）多少個合作社，採取十分積極的態度罷了。他們手里拿着刀，一砍，他們就繞開麻煩問題了。他們說辦合作社有怎樣怎樣的困難，據說簡直困難到了不堪設想的地步。全國有不可勝數的事例駁倒了這一種說法。河北省遵化縣的經驗，不過是這些事例的一個。在一九五

二年，这里的人什么都不懂得怎样办合作社。他們的办
法就是學習。他們的口号是“書記动手，全党办社”。
其結果就是“从不懂到懂”，“从少数人会到多数人会”，
“从区干部办社到羣众办社”。河北省遵化縣的
第十区，十一个鄉，四千三百四十三戶，从一九五二
年到一九五四年，共計三年時間內，已經在半社會主
義性質的階段內基本上完成了合作化，入社農戶占
全区農戶的百分之八十五。这个区的農林牧等項生
產的產量，一九五四年同一九五二年比較，糧食增加
了百分之七十六，林木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六点四，果
樹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二点八七，羊增加了百分之四
百六十三点一。

我們現在有理由向人們提出这样一个問題：为
什么这个地方可以这样做，別的地方就不可以这样
做呢？如果說不可以，你們的理由在什么地方呢？我看
只有一条理由，就是怕麻煩，或者爽直一点，叫做
右傾机会主义。因此就是“繞开社走”，就是書記不
动手，全党不办社，就是从不懂到不懂，从少数人到
少数人，从区干部到区干部。要不然，就是手里拿着
刀，見了找麻煩的合作社就給它一砍。只要有了这
样一条理由，那就什么事也做不成了。我們提出了
“積極領導，穩步前進”，“全面規劃，加強領導”这样

一些口号，并且贊成遵化縣同志們所提出來的“書記动手，全黨辦社”這個完全正確的口号。在遵化縣，難道不是“積極領導，穩步前進”的嗎？難道不是“全面規劃，加強領導”的嗎？當然是的。這是不是有危險呢？是不是“冒進”了呢？危險在於“繞開社走”，這一點遵化縣的同志們已經克服了。危險還在於借口“冒進”，大批地“砍掉”合作社，這一點遵化縣那裡並沒有。所謂“合作社發展速度超過了羣眾覺悟的水平和干部領導能力的水平”，這對於遵化縣的情況怎樣解釋呢？那里的羣眾就是要求合作化，那里的干部就是由不懂到懂。人人都有眼睛，誰能在遵化縣那裡看得出什麼危險來呢？難道在三年內，由於一步一步地實現了合作化，糧食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六，林木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六點四，果樹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二點八七，羊增加了百分之四百六十三點一，這就算是一種危險嗎？這就算是“冒進”嗎？這就算是“超過了羣眾覺悟的水平和干部領導能力的水平”嗎？

毛澤東同志在另外兩篇按語中，又進一步指出：那種對待合作社採取“堅決收縮”或者“勒令改組”的做法，都是一些干部在一種驚慌失措的情緒支配之下做出來的；而那些畏縮不前，不敢推廣合作化的人們，則是脫離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領導路線。毛澤東同志說：

这是胡乱解散合作社造成恶果的又一处教训。在这里是“勒令改组”，在浙江是“坚决收缩”，都是一些干部在一种惊慌失措的情绪支配之下做出来的。我們希望这种错误不要重复了。

（见“错误地解散十八个‘自发社’的教训”一文的按语）

一切完成了土地改革，建立了党的支部，又有了几批互助组的乡，只要按照浙江鄧家鄉的路線去做，一两年内就可以比較健康地比較少出毛病地在一个乡内完成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并且使生产提高一步。有些同志認為合作化很困难，一定要出很多毛病，因此畏縮不前，不敢推廣合作化，只是因为他們脱离了浙江鄧家鄉的这样一种領導路線。而浙江鄧家鄉的路線（深入一点，取得經驗，推动全般），同河北遵化縣第十区、安徽鳳陽縣城西鄉的路線一样，不是别的，就是我党在全国一切群众工作中早已行之有效的一条著名的馬克思列寧主义的路線。

（见“合作化模范鄧家鄉”一文的按语）

犯了右倾错误的同志，由于过低地估计了群众的积极性，是不相信在落后乡可以建立合作社，也不相信一些混乱的合作社是完全可以整顿好的。事实证明了，这些看法都是错误的。关于在落后乡建立合作社問題和关于合作社的整顿問題，毛泽东同志分別給我們作了重要的指示。他在“一个混乱的合作社整顿好了”一文的

按語中，在說明了合作社之所以混乱是由于得不到党的領導這個問題以後，就說：

这个材料又提出了一个在落后鄉村是否可以建立合作社的問題。回答是肯定的。本文作者所說的这个合作社，就是處在一个落后村。全國約有百分之五左右的落后鄉村，我們應當都去建立合作社，就在建社的鬥爭中去消滅這些地方的落后狀態。

毛澤東同志又在“長沙縣高山鄉武塘農業生產合作社是怎样從中農占優勢轉變為貧農占優勢的”一文的按語中，在論述關於依靠貧農、建立貧農優勢的問題以後，接着說：

本文作者還告訴我們一件大事，就是一個情況混亂的合作社，究竟是將它解散好呢？還是加以整頓，使它由混亂走到健康好呢？這樣的合作社，整頓巩固是不是可能的呢？本文作者很有說服力地告訴我們，不應當去解散那些“三等社”，而應當去做整頓工作。經過工作，三等社是完全可以變為一等社的。這種經驗，全國各地已經不少，不止是長沙縣高山鄉一處。

此外，毛澤東同志還在其他幾篇文章的按語中，支持了作者的正確觀點；這種觀點，正是反對那種銳折羣眾辦社熱情的右傾錯誤的。（見“滎陽縣胡亂地清洗社員犯了錯誤”和“不應當銳折干部和羣眾的社會主義積極性，胡亂地解散合作社”等文的按語。）

事實是，農民羣眾中蘊藏了很大的社會主義的積極性，他們的辦社熱情是很高的。關於描述這方面的文章，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中收集了一些。我們從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農民，特別是貧苦的農民，對於組織起來走合作化的道路，意志是那樣的堅定；他們的社會主義的積極性，使他們充滿了战胜困難的信心。書中收入了一篇記載河北省的那个全國聞名的三戶貧農的合作社的文章——“五億農民的方向”，毛澤東同志給這篇文章寫了這樣一段按語：

這個三戶貧農的合作社，幾個月以來，在全國農村中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大家都知道河北省有這麼一個了不起的英雄的合作社，給貧農壯了胆。

河北省遵化縣還有一個王國藩領導的合作社，遼寧省錦縣有一個劉玉如領導的合作社，安徽省桐城縣有一個開明義領導的合作社。這些合作社，都是在同極端的困難作鬥爭中生長起來的。在記載這三個合作社的文章前面，毛澤東同志也都寫了按語，他說：

遵化縣的合作化運動中，有一個王國藩合作社，二十三戶貧農只有三条驢腿，被人稱為“窮棒子社”。他們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時間內，“從山上取來”了大批的生產資料，使得有些參觀的人感動得下淚。我看這就是我們整個國家的形象。難道六萬萬窮棒子不能在幾十年內，由於自己的努力，變成一個社會主義的又富又強的國家嗎？社會的財富是工人、農民和

劳动知識分子自己創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馬克思列寧主义的路綫，不是迴避問題，而是用積極的态度去解決問題，任何人間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

（見“書記动手，全党办社”一文的按語）

刘玉如領導的这个合作社，同河北省的王國藩合作社相似，都是因为窮，被人看不起，經過刻苦奋斗，終于战胜了困难的。各省都有許多这样的例子，应当廣为傳播，鼓励大家。

（見“一个被人譏笑的窮合作社”一文的按語）

河北有王國藩合作社，遼寧有刘玉如合作社，这里又有开明义的翻身合作社，它們都是十分窮困，被人譏笑，經過坚决奋斗，翻过身來的。这种英雄事迹，各地一定很多，希望每省寫出几篇，廣为傳播。

（見“翻身合作社一年翻身記”一文的按語）

安徽省鳳陽縣还出了一个合作化的带头人，名叫陈学孟。陈学孟不但带头办起了他所在的那个区的第一个合作社，而且，他同他的那个合作社，从一九五三年的春天开始，不到兩年的时间，帮助羣众办起了八十多个合作社。毛澤东同志在給这篇題名“合作化的带头人陈学孟”的文章所寫的按語里說道：

这里又有一个陈学孟。在中國，这类英雄人物何止成千上万，可惜文学家們还没有去找他們，下鄉去

从事指導合作化工作的人們也是看得多寫得少。

不但漢族的農民有走合作化道路的積極性，少數民族的農民同样对于走合作化的道路，積極性也很高。毛澤東同志在給一篇記述新疆維吾爾自治区疏附縣的一個區發展合作化的文章所寫的按語里說道：

這是一篇好文章。看了這篇文章，使人懂得維吾爾族的農民，对于走合作化道路，積極性是很高的。他們為了實現半社会主义合作化所需要的干部，也已經培养出來了。有人說，在少數民族中不能实行合作化。這是不對的。我們已經看到蒙族，回族，維吾爾族，苗族，僮族和其他一些民族都已經辦了不少的合作社，或者是幾個族的人民聯合办的合作社，并且成績很好，这就駁斥了那些对于少數民族采取輕視態度的人們的錯誤觀點。

（見“鄉、村干部有能力領導建社”一文的按語）

羣眾中蘊藏了這樣大的社会主义的積極性，为什么有些同志却看不見呢？這件事情給一切共產黨人的教訓是什么呢？用什么办法才能克服那种老是对于人民的積極性估計過低的右傾思想呢？关于這些問題，毛澤東同志在“這個鄉兩年就合作化了”和“所謂落後鄉村並非一切都落後”兩篇文章的按語中，給我們作了極其寶貴的指示，他說：

那些不相信就一個一個的地方來說可以在三年內實

現初級形式的合作化的人們（三年合作化的口號是羣眾提出的，遭到了机会主义者的批評），那些不相信晚解放區可以和老解放區同時實現合作化的人們，請看一看江蘇省崑山縣的這個鄉罷！這裡不是三年合作化，而是兩年就合作化了。這裡不是老解放區，是一個千真萬確的晚解放區。這個晚解放區，走到許多老解放區的前面去了。有什麼辦法呢？難道可以把它拉回來嗎？當然不能，机会主义者只有認輸一法。羣眾中蘊藏了一種極大的社會主義的積極性。那些在革命時期還只會按照常規走路的人們，對於這種積極性一概看不見。他們是瞎子，在他們面前出現的只是一片黑暗。他們有時簡直要鬧到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程度。這種人難道我們遇見得還少嗎？這些只會循着常規走路的人們，老是對於人民的積極性估計過低。一種新事物出現，他們總是不贊成，首先反對一氣。隨後就是認輸，做一點自我批評。第二種新事物出現，他們又按照這兩種態度循環一遍。以後各種新事物出現，都按照這個格式處理。這種人老是被動，在緊要的關頭老是止步不前，老是需要別人在他的背上擊一猛掌，才肯向前跨進一步。那一年能使這種人自己有辦法走路，並且走得像个樣子呢？有一個治好這種毛病的法子，就是拿出一些時間到

羣衆中去走一走，看看羣衆在想些什麼，做些什麼。從其中找出先進經驗，加以推廣。這是一個治好右頑症的有效的藥方，奉勸人們不妨試一試。

又說：

在中國，對於許多人來說，一九五五年，可以說是破除迷信的一年。一九五五年的上半年，許多人對於一些事還是那麼樣堅持自己的信念。一到下半年，他們就堅持不下去了，只好相信新事物。例如：他們認為羣衆中提出的“三年合作化”不過是幻想；合作化北方可以快一些，南方無法快；落後鄉不能辦合作社；山區不能辦合作社；少數民族地區和民族雜居地帶不能辦合作社；災區不能辦合作社；建社容易，巩固困難；農民太窮，資金無法籌集；農民沒有文化，找不到會計；合作社辦得越多，出亂子就會越多；合作社發展的速度，超過了羣衆的覺悟水平和干部的經驗水平；因為黨的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和合作化政策，使得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降低了；在合作化問題上，共產黨如果不趕快下馬，就有破壞工農聯盟的危險；合作化將出現大批的剩余勞動力，找不到出路。如此等等，還可以舉出許多。總之都是迷信。這些迷信，經過一九五五年十月中國共產黨第七屆第六次中央全體會議（擴大）的批判以後，統統都打破了。現在全國農村

中已經出現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羣眾歡欣鼓舞。这件事給了一切共產黨人一个深刻的教訓：羣眾中蘊藏了这样大的社会主义的積極性，为什么在許多領導机关，在几个月以前，居然沒有感覺到，或者感覺的那样少呢？領導者們所想的同廣大羣众所想的，为什么那样不一致呢？以此为教訓，那末，今后对于有相似情况的事件和問題，应当怎样处理才好呢？回答只有一句話，就是不要脱离羣眾，要善于从本質上發現羣眾的積極性。

党的中央，在毛澤东同志的領導下，对于党内一些同志中間存在着的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的右傾机会主义的錯誤，進行了坚决的斗争。这个斗争，正是反映了我國过渡时期內的兩条道路，即社会主义的道路同資本主义的道路之間的斗争，在農村，就是貧農和下中農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同具有資本主义自發倾向的富裕中農、富農和其他資本主义分子走資本主义的道路之間的斗争。經過一九五五年中央召集的三次會議对于右傾机会主义的批判，党內的右傾錯誤已經被克服了。廣大的農民羣眾，在党的正确的領導下，勝利地進行着偉大的社会主义的革命。到一九五五年底，已經有占全國農戶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的農戶，參加了農業生產合作社。這是 我國社会主义事業的一个偉大的勝利。正如毛澤东同志所指出的：“一九五五年的下半年，我國的階級力量对比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这一年过去，社会主义的勝利就有了很大的把握了。”

毛澤东同志在“机会主义的邪气垮下去，社会主义的正气升上

來”一文的按語中說道：

几乎帶普遍性地在許多地方存在着的、阻碍廣大的貧農和下中農羣众走合作化道路的、黨內的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同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势力互相呼应着。对于这样一种情形，这一篇文章算是描寫得恰好。作者以極大的憤怒斥責了机会主义者，支持了貧苦農民。有些人虽然頂着共產主义者的称号，却对于現在要做的社会主义事業表現很少兴趣。他們不但不支持热情的羣众，反而向羣众的头上潑冷水。一九五五年，在中國，正是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決勝負的一年。這一決戰，是首先經過中國共產党中央召集的五月、七月和十月三次會議表現出來的。一九五五年上半年是那样的烏烟瘴氣，陰霾滿天。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却完全变了样，成了另外一种气候，几千万戶的農民羣众行动起來，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实行合作化。到編者寫这几行的时候，全國已經有六千万以上的農戶加入合作社了。这是大海的怒濤，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社會上各种人物的嘴臉，被區別得清清楚楚。黨內也是這樣。这一年过去，社会主义的勝利就有了很大的把握了。当然还有許多战斗在后头，还要努力作战。

毛澤東同志又在“在合作化运动中，工人家屬的積極性非常

高”一文的按語中說道：

想要阻擋潮流的机会主义者虽然几乎到处都有，潮流总是阻擋不住的，社会主义到处都在勝利地前進，把一切絆脚石拋在自己的后头。社会就是这样地每天在前進，人們的思想在被改造着，特別在革命高漲的时候是这样。

毛澤东同志又特別在題名“誰說雞毛不能上天”一篇敍述河南省安陽縣一个合作社的生長過程的文章前面，寫了一篇按語；在這篇按語里面，毛澤东同志对于農村中兩条道路的斗争問題，作了深刻的分析，并且指出，由于批判了右傾机会主义，給農業合作化工作作了全面的规划，就使在各地普遍存在着的右傾保守主义被克服了，一九五五年社会主义在我國就取得了偉大的勝利。他說：

這一篇很好，可以說服很多人。这个地方的黨組織，在合作化的問題上，從來沒有动摇过。它堅決地支持貧苦農民的办社要求，在和富裕中農的競賽中取得了勝利，由小社变大社，年年增產，不到三年，實現了全村合作化。富裕中農說：“窮光蛋想办合作社哩，沒有見過雞毛能上天。”雞毛居然飛上天去了。这就是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的兩条道路的斗争。在中國，富農經濟很弱（在土地改革时期，征收了他們的半封建的那部分土地，老富農大多数已無雇工，他們在社会上的名声又很坏），富裕的和比較富裕的中農

的力量却是相当强大的，他們占農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在中國的農村中，兩條道路的鬥爭的一個重要方面，是通過貧農和下中農同富裕中農實行和平競賽表現出來的。在兩三年內，看誰增產：是單干的富裕中農增產呢，還是貧農和下中農組成的合作社增產呢？在开头，只是一部分貧農和下中農組成的合作社，同單干的富裕中農在競賽，大多數的貧農和下中農還在那里看，這就是雙方在爭奪羣眾。在富裕中農的後面站着地主和富農，他們是有時公開地有時秘密地支持富裕中農的。在合作社的這面站着共產黨，他們應當如同安陽縣南崔莊的共產黨人那樣，堅決地支持合作社。但是，可惜，並不是每一個鄉村的黨支部都是這樣的。在這種情形之下，就造成了混亂。首先是雞毛能不能上天的輿論問題。這當然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幾千年以來，誰人看見過雞毛能够上天呢？這似乎是一個真理。如果黨不給以批評，它就會使許多貧農和下中農感到迷惑。其次，在干部方面，又其次，在物質力量例如貸款方面，如果都得不到黨和國家的支持，合作社就會發生很大的困難。富裕中農之所以敢于宣傳雞毛不能上天一類的從古以來的真理，就是因為合作社還沒有增產，窮社還沒有變成富社，個別的孤立的合作社還沒有變成成千成